

岷江上游水文化及其发展路径研究

蒋建华 袁晓文 黄辛建

【摘要】: 岷江上游位于藏彝走廊的最东端和青藏高原的东南缘。在数千年的历史变迁、人群迁徙流动和复杂的地质条件、气候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岷江上游积淀了丰富、多元的水文化,保留了大量水文化遗迹。岷江上游水文化融合了岷江流域诸多民族的传统生态文明观,呈现出一脉相承和上下连接的线型特征。水文化是岷江上游地区核心竞争力、文化多样性、区域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多角度、多层面、持续做好岷江上游水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可持续发展势在必行,但又任重道远。

【关键词】: 岷江上游 水环境 水文化 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 (2018) 7-0020-5

发源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的岷江,在明代之前一直被视为长江正源,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学术界对各地江河流域水环境及水文化之间的依存关系及其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已经有所探讨,对一些大江大河的水环境、水文化及其保护与发展也有不同程度的研究。^①但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对于岷江水文化的研究却有所不足,至今未见相关成果进行过系统梳理,更未对怎样系统、全面保护岷江丰富而又面临严峻挑战的水文化资源进行思考。^②岷江上游部分全长约 360 公里,正位于藏彝走廊的最东端和青藏高原的东缘地带,这一带水环境较为复杂,水文化尤为丰富,留下了大禹治水、李冰治水等脍炙人口的文化传说和都江堰、川主寺等水文化古建筑。可以说,岷江上游集中体现和保留了岷江水文化的历史内涵、文化特点及演变轨迹。为此,本文拟对岷江上游的水文化做一初步探讨。

一、岷江上游的水文化环境

岷江发源于松潘县与九寨沟县交界处的弓杠岭,沿途支流众多,流域面积大,其上游部分纵贯阿坝州境内的松潘、理县、茂县、汶川数县,止于都江堰。史前文明时期,成都平原频遭大洪水侵袭,受灾极为严重,岷江是水患的主要源头。到大禹之时,依旧是“十年九涝”^③。大禹采取“岷山导江,东别为沱”的疏导办法,有效缓解了来自岷江上游的水患但并未根治。战国时期,李冰通过凿离堆、分江导流的科学方法完成了对岷江水患的彻底治理,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④的天府之国。

岷江上游高山耸峙,河流深切,河流相对高差达到 1000 米以上,形成反差极大的高山峡谷地形。岷江上游地区曾经森林茂盛、植被丰富。据记载:“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省功用饶。又灌溉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⑤自明清以后,岷江上游形成了非常兴盛的木材产业,森林资源遭到大量砍伐。20 世纪开始,高耗能产业和水力发电一度成为这里的主导产业。过度开发和利用,使岷江上游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水环境日益恶化。2008 年汶川特大地震后有人就直言:“密如繁星的大小电站、水坝几乎侵占了岷江上游水系的每一个角落,为了消耗这些电力,沿着岷江河谷也建起了多个以电冶、硅铁、铬铁、磁材、水泥等高耗能高污染产业为主的工业园区,……大地震以前,以上种种工程的影响以及它们引发的各种地质灾害,已经把诸如岷江河谷等地方,变得狼藉不堪”^⑥。

岷江上游处于龙门山断裂带,地质条件复杂,环境恶劣,自然灾害较为频繁。据《华阳国志》记载:岷江上游“土地刚卤,不宜五谷,而多冰寒,盛夏凝冻不释。故夷人冬则避寒入蜀,庸赁自食,夏则避暑返落,岁以为常。”^⑦民国《汶川县志》称汶川“童山濯濯及滥烧山地,故雨量最少。”^⑧经统计,自 638 年(唐贞观十二年)至 1990 年,阿坝州境内发生的 4.75 级以上地震有 70 次,其中 1949 年—1990 年平均每年发生 1 次,主要集中在岷江上游地区,并伴随严重的泥石流、洪灾和山体垮塌等次生灾害。^⑨1933 年

8月25日的叠溪7.5级地震使著名的蚕丛古城消失,在叠溪、松坪沟等处形成了堰塞湖。而在近10年里,岷江上游又接连遭受了2008年汶川8级特大地震、2011年汶川特大泥石流灾害、2017年茂县泥石流灾害和九寨沟7级大地震。较为恶劣的地理环境、频发的自然灾害使岷江上游水环境同样比较恶劣,枯水季节断流、雨水季节涨水和泥石流频繁的情况已经较为严重。

岷江上游是藏彝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具有过渡性、连接性的民族流动通道^⑧,自古就是下达天府之国、上接甘青、通达藏区的交通要道,是汉藏文化的过渡带,在联系和沟通藏、羌、汉等众多民族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自新石器时代黄河上游的原始人群南迁进入岷江上游开始,岷江上游一直是我国民族往来流动异常频繁的地区。此后的氐羌人南下、吐蕃东扩、蒙古族南下以及明清以后汉人的大量迁入,使岷江上游的民族交流互动十分频繁,在岷江上游沉淀了石器时代遗迹、石棺葬、碉楼等大量的文化符号,并最终在这一区域形成了以藏族、汉族、羌族和回族为主的多民族多元文化共处的格局。众多民族在岷江的滋养和润泽下,在岷江上游流动、生活和居住,相互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因子,为岷江上游的水文化注入了丰富、多样的人文气息。

二、岷江上游的水文化元素

在数千年的历史变迁、族群流动迁徙过程中,岷江上游孕育了丰富的水文化。综其大类,主要有以下部分。

(一)江源文化

在明代以前,古人一直以岷江为长江正源。《禹贡》曰:“岷山导江,东别为沱。”自此,岷江开始作为长江正源逐渐为人们所熟知并不断延续下来。汉代的班固延续了这一观点,其在《汉书·地理志》中称:“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①常璩在《华阳国志》称:“岷山一名汶阜山,其跗曰羊膊,江水所出。”^②到唐代,李泰在《括地志》也认为:“江水源出岷州南岷山,南流至益州。”^③源于岷江在中国历史上所具有重要地位,我国很早就有了专门针对岷江的祭祀活动。据《汉书·郊祀志》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全国祭山祭江的圣地加以规范,全国共有祭山川的地方18处,四川就占两处,均在岷江上游一带。^④明代徐霞客之后,虽然岷江不再作为长江正源为人们所推崇,但大禹治水、李冰治水和都江堰水利工程等岷江上游的水文化要素作为中国历史进程中的文化符号和伟大工程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各种纪念和祭祀活动也一直在持续。因此,岷江上游水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一直非常重要,其影响也至为久远。

(二)禹羌水文化

古人治理岷江水患,孕育了以治水为核心的水文化。早期水患成灾之时,涌现出了传说中的治水英雄大禹。《史记·六国年表序》:“禹兴于西羌。”^⑤西汉扬雄的《蜀王本纪》记载:“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⑥当时的广柔县的管辖范围大致在今天的汶川等岷江上游一带地区。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上会稽,祭大禹”^⑦。在岷江上游,古羌人留下了大量以其勤劳智慧、勇敢坚韧治水患、兴水利的遗迹和传说,依然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大禹治水成为了岷江上游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岷江上游的羌人长于水工的特点,在川西地区尤其是成都平原广为人知,这些地区打井、淘井、修堤和筑堰等水利工程,往往多在农闲时候请岷江上游的羌人来承担。今天,在岷江上游地区的汶川、茂县一带,大禹故里、大禹庙、大禹遗迹、大禹雕像、羌王城、羌城以及有关大禹的祭祀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均包含以治水为核心的禹羌水文化的大量元素。

(三)李冰治水与都江堰水文化

岷江上游水文化的突出标志是李冰治水及其设计修筑的大型水利设施都江堰。集防洪排涝、水上运输、农业灌溉、城市生产生活用水供应于一体的都江堰工程,不仅造就了著名的天府之国,而且对水利工程模式及技术产生了重要的示范作用。人们为了纪念李冰,把“祀水”改为“祀李冰”,每年的清明都江堰都会举行祭祀李冰的活动,并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宏大的祭祀仪式。如今,灌口都江堰“二王庙会”已被主管部门和媒体改成“川主庙会”。与此同时,自唐代开始,清明和秋季在岷江两岸开始盛行

“春秋设斗牛戏”，逐渐发展成为至今仍在举办的一年一度的都江堰清明放水节。2006年，都江堰放水节被纳入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正积极申请将放水节纳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些均是以李冰治水都江堰为核心形成的水文化元素。

（四）藏族水文化

水文化是藏族传统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圣水、神湖、沐浴、水葬等与水相关的文化元素丰富多彩。在岷江上游地区，藏族主要分布在北段和西段即理县薛城以西和叠溪以北海拔较高、更为高寒的区域^①。这里的人们认为，有水的地方就有神灵。^②岷江源头所在的位置主要是藏族居住区，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祭祀水神的传统习俗。每年年初，当地人都会到河边、湖边，通过各种形式的祭祀仪式亲近自然，融入山水，祈求平安多福。每家每户还会在家里蓄满水，与水神一起过节。初一早上的洗脸水只有等到初五才能泼出去。目前，这一区域是岷江上游水环境保护得最好的地段，河流密布、湖泊众多，藏族水文化在这里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三、对岷江上游水文化发展路径的思考

由于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较为恶劣，岷江上游水文化的发展目前正面临较为严峻的形势和较大的挑战。要保护和发展好岷江上游的水文化，需要做好以下几件事情。

（一）传承创新，营造多元包容的水文化发展理念

岷江上游的水文化不但具有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等突出特点，而且这里的水文化也蕴含了人们在抗击自然灾害中体现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智慧，以及尊重和敬畏山水、与山水和谐相处的生活哲理。应该说，这正是岷江上游水文化最有价值的地方和岷江水文化的精神内核。同时，岷江上游水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千百年来多民族共同的智慧，是历史上在岷江上游活动的各民族之间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晶。在历史上，史有记载的在岷江上游出现过的民族和部落众多，历史文献中大量有关戈基、嘉良、六夷、七羌、九氐等民族和部落的记载均显示岷江上游一直是我国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特别频繁的地区。

正因如此，岷江上游的水文化中蕴含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包容”的突出特点。藏族水文化大致处于岷江上游的上部，禹羌水文化处于中部的汶川、茂县一带，李冰治水则与都江堰水利工程一起积淀在岷江上游的末端，这与岷江流域的民族分布和人群迁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相互之间又无明显的界线，是相互交叉并存的。岷江上游各个民族的祭祀活动也体现了民族融合、多元包容的特点。例如，在羌族的释比唱经中，就流传了一部颂扬二郎神的唱词，唱词中称二郎神是“川主神”，其“非凡本领无人及，为民牟利无计数，凡民尽皆记心间”^③。羌族人民将汉文化中的“二郎神”视为“川主神”，并由释比传唱，正是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

由此可见，经过千百年的发展演变，岷江上游水文化包含了文化遗产、治水英雄、民族文化、水利工程及水利景区等诸多元素，可谓内涵丰富，文化积淀厚重，是多元、包容、积极向上的理念。岷江上游水文化这一突出的特点，为我们保护和发展岷江上游水文化提供了路径选择，也是我们在发展和利用水文化方面需要坚持的发展理念。

（二）区域融通，注重水文化的整体性建设

岷江上游的水文化是一个系统，也是一个整体。从类型上看，岷江上游的水文化既有物质文化，如今天仍保存得非常完好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二王庙、川主寺等文化遗产；又有禹羌水文化、藏族水文化、水神祭祀、大禹祭祀等丰富的精神与文化方面的元素。从发展轨迹上看，岷江上游水文化呈现出连续性和继承性，长江源头、大禹治水、李冰治水和都江堰水利工程呈现出前后连接和承续的关系，具有一脉相承的特点。从分布上看，水文化在岷江上游产生、发展，连接着这里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文脉，

还是一条连接茶马古道、丝绸之路的文化廊道,具有显著的线性特征,是一条连接南北、上下的文化沉积带。

但是,岷江上游水文化的建设并没有按照其存在的线性特征来开展,而是呈现出了各自为战、资源争夺、发展不均衡等突出问题。各地对于大禹故里、禹羌文化的争夺实际上是这一问题的突出表现。显然,这一状况与岷江上游水文化的线性特点是背道而驰的,也是一种资源的极大浪费,不利于对岷江水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开展整体性保护和建设,建立共建共享的发展保护机制,也势在必行。

(三) 尊重自然和传统,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

岷江上游的地理条件极为特殊,地质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发,并呈现出“两山夹一河、两河夹一山”的地形地貌。与此同时,人们过去的较早开发和过度开发,使岷江上游水环境负载过重。目前,岷江上游的水环境每况愈下,因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形成的大小海子为数不少,水体时有阻隔,夏涨洪水冬断流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体呈现出碎断化的状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岷江上游水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实际上,岷江上游地区一直有着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观。大禹治水、李冰治水和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精髓均是顺势利导,体现了典型的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在今天的岷江上游,生活着藏、羌、回、汉等众多民族,各个民族的传统生态文明理念丰富。其中,居住在岷江上游上部的藏族的水文化体现了藏传佛教、苯教的观念,将山水视为神山圣湖,并通过祭祀、朝拜的方式来表达对水的敬畏。居住在岷江上游中段的羌族水文化源远流长,这里的羌族称大禹为祖先,并认为大禹治水之地主要在岷江上游。由于羌族分布的区域恰好是岷江上游地质条件最为恶劣、自然灾害最为频繁的地段,因此羌人们很早就形成了顺应自然和敬畏自然的观念。而且,岷江上游有许多保护水环境的规约和习俗,有利于从制度上建设人水和谐的生态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存环境面前,只有尊重自然,尊重当地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生态观和文化传统,在开发中注重保护,才能做好岷江上游水环境的生存和发展工作。

结语

岷江上游所在的区域在地理学上称之为“横断山脉地区”“六江流域”,而民族学则将其称为“藏彝走廊”。数千年里,来自四面八方的不同人群,源源不断地从较为开阔的河湟地区、成都平原向地形环境相对狭窄的藏彝走廊地区迁徙、流动,岷江上游是其中开发最早、最早出现人类活动痕迹和最主要往来通道之一。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江河流域系统不仅是地球上水文循环、物质能量传输的重要路径,也是人类繁衍栖居的重要生境”^①。水环境孕育水文化,在岷江上游的漫长历史时期,人们因水而生存,因水而发展,不断创造和丰富了岷江上游水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最终造就了岷江上游多样性异常突出、也非常灿烂的水文化。岷江上游的水文化及沿岸遗存的水文化遗迹具有巨大的价值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也是岷江上游核心竞争力、文化多样性、区域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到今天,岷江上游是人群流动与迁徙、民族交流交融、往来交通、产业发展、旅游文化等方方面面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我们却不得不面对水环境越来越恶劣的残酷现实,岷江上游水文化在未来的发展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因此,多角度、多层面、持续用力做好岷江上游水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可持续发展工作势在必行,但又任重道远。

注释:

1 相关成果主要有:郑晓云的《水文化的理论与前景》(《思想战线》2013年第4期)、张英杰的《水生态和水文化的共生与发展》(《中国水文化》2016年第4期)和李菲的《水资源、水政治与水知识:当代国外人类学江河流域研究的三个面向》(《思想战线》2017年05期)、《禹韵羌风:上古岷江流域的水文化》,《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4期等。

2 目前,仅见彭邦本教授对上古时期岷江上游的水文化有所涉及,他提出包括岷江上游水文化在内的古蜀水文化是蜀地先民

共同勤劳智慧的结晶,具有深刻的现代意义。参见彭邦本:《禹韵羌风:上古岷江流域的水文化》,《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4期。

3 郭庆藩编:《庄子集释》卷六,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598页。

4(5)常璩:《华阳国志》,张元济等辑:《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2页,第16页。

5 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蜀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33页。

6 范晓:《汶川大地震地下的奥秘》,《中国国家地理》2008年第6期。

7 祝世德:《民国汶川县志》(卷一)《山川·附气候》。

8 阿坝州志编纂委员会:《阿坝州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314页。

9 石硕:《藏彝走廊历史上的民族流动》,《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

10 班固:《汉书·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11 常璩:《华阳国志》,张元济等辑:《四部丛刊》,第16页。

12 李泰:《括地志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13 班固:《汉书·郊祀志下》,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14 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序》,《二十四史》缩印版,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15 扬雄撰,张震泽校注:《扬雄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16 司马迁:《史记》,《二十四史》缩印版,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17 石硕:《青藏高原东缘的古代文明》,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46页。

18 王德:《奇特的水文化与藏族的水神信仰》,《中国民族报》2017年2月13日。

19 四川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编:《羌族释比经典》,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448-449页。

20 李菲:《水资源、水政治与水知识:当代国外人类学江河流域研究的三个面向》,《思想战线》2017年第5期。